

THE AUSTERE ACADE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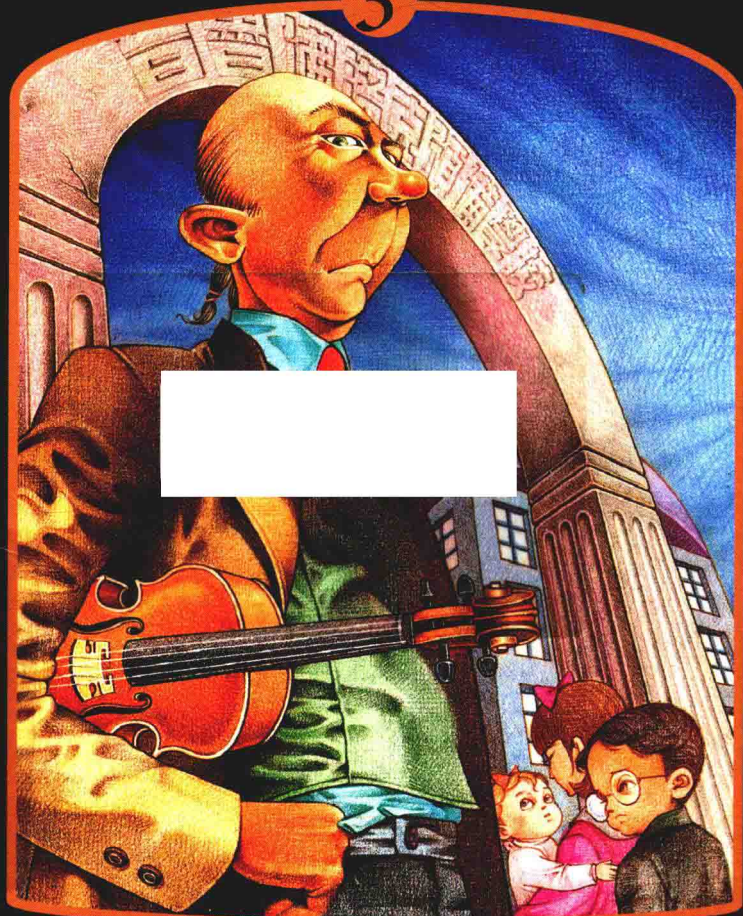
LEMONY SNICKET

波特莱尔大冒险

严酷的学校

〔美〕雷蒙尼·斯尼科特 著 李可琪 译

5





THE AUSTERE ACADEMY
LEMONY SNICKET

波特莱尔大冒险 5

严酷的学校

[美] 雷蒙尼·斯尼科特 著 李可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565

THE AUSTERE ACADEMY by Lemony Snicket

Text copyright © 2000 by Lemony Snicke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酷的学校 / (美)雷蒙尼·斯尼科特著;李可琪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波特莱尔大冒险)

ISBN 978-7-02-012328-5

I. ①严… II. ①雷… ②李… III. 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6000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仲召明 任 战

封面及内文绘图: 刘鑫锋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8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28-5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贝特丽丝



你将永存于我的心里，
我的记忆里，
以及你的坟墓中。

1. 就算你不把金牌给她，
卡梅莉塔也是那种无论如何
要把金牌从你手中一把抢去的人。



假如你要颁发金牌给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得主绝对会是一个名叫卡梅莉塔·斯帕茨的人。就算你不把金牌给她，卡梅莉塔也是那种无论如何要把金牌从你手中一把抢去的人。卡梅莉塔粗鲁、暴力又肮脏。很抱歉我不得不向你描述她，因为即使不提这个令人讨厌的女孩，在这个故事中，可怕与不幸的事情也已经够多的了。

谢天谢地，故事的主角幸好是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而不是可怕的卡梅莉塔·斯帕茨。假如你要颁发金牌给波特莱尔家的奥薇特、克劳斯和桑妮的话，获奖原因将是：能够安然度过困境——“困境”一词在这里是指“麻烦”，世上很少有人会像这三个孩子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无尽的麻烦紧随身后。他们的麻烦是从那天在海边玩时，接到父母葬身火海的噩耗开始的，之后，他们被送去和一个名叫欧拉夫伯爵的远房亲戚一起生活。

如果你要颁发金牌给欧拉夫伯爵的话，你必须在颁奖典礼前把金牌牢牢锁在某个秘密的地方，因为欧拉夫伯爵既邪恶又贪婪，他一定会在典礼前想办法把金牌偷走。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并没有获得任何金牌，但是他们有父母留下来的庞大遗产，欧拉夫伯爵正是想要夺取这笔财富。三姐弟在欧拉夫伯爵的照顾下差点遇害，脱险之后，欧拉



夫就四处尾随他们，而且还会有一两个丑陋的手下协助他犯罪。不管由谁照顾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欧拉夫伯爵总是尾随在后，进行种种阴谋：绑架、谋杀、电话骚扰、伪装、下毒、催眠，以及差劲的烹饪，这些只不过是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从他手中逃过的部分困境而已。还有更糟的，欧拉夫伯爵有逃避逮捕的坏习惯，所以他总能再度现身。这种事情一直发生，真是糟糕，但故事就是这么发展的。

我之所以告诉你故事的发展方向，是因为你即将认识粗鲁、暴力又肮脏的卡梅莉塔·斯帕茨。如果你不能忍受故事中有她的出现，那么你最好现在就把书放下，去看别的书，因为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不需要太久，波特莱尔家的奥薇特、克劳斯和桑妮就要陷入由卡梅莉塔引起的困境了。

“别挡路，你们这些臭烂糕！”一个粗鲁、暴力又肮脏的小女孩吼道。她跑过来的时候，把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一把推开，奥薇特、克劳斯和桑妮震惊得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们站在砖块铺成的人行道上，它的年代一定非常久远了，因为上头长了很多暗色的苔藓。人行道两旁是宽阔的褐色草坪，似乎从没浇过水。草坪上有上百个孩子跑来跑去，偶尔有人滑跤跌倒，再站起来继续跑。这一切看起

来令人疲倦又茫然，而这两种状态却是应该不计代价极力避免的。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几乎看也不看其他孩子一眼，只把视线摆在长满苔藓的砖块上。

羞怯是一件有趣的事，它就像流沙，可能随时袭击你，吞噬你；而且它确实也像流沙，总是让受害者往下看。这是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在普鲁弗洛克预备学校的第一天，三姐弟发现自己宁可低头看苔藓，也不想看其他的东西。

“你们掉了什么东西吗？”波先生边问边捂着白手帕咳嗽。有一个地方是孩子们一定不会想去看的，那就是他们身后波先生所在的地方。波先生是一位银行家，在那场可怕的火灾之后，他负责打理波特莱尔家的事务，但后来证明这是个差劲的安排。虽然波先生心地不坏，但是一罐芥末酱可能都比他有用，能把照料孩子免于危险的工作做得更好。奥薇特、克劳斯和桑妮长久以来唯一能够确信波先生会做的，就是咳嗽。

“没有，”奥薇特回答，“我们没有掉东西。”奥薇特是波特莱尔家的老大，一般来说她是不会害羞的。奥薇特喜欢发明东西，常常能看到她在努力思索自己最新的发明，此时她会把头发用丝带绑起来，以免遮到眼睛。当她发明成功时，总喜欢向认识的人展示自己的作品，这时别人都

会对她的技巧印象深刻。就好比现在，当她低头看着长满苔藓的砖块时，便想到可以设计出一种机器，用来清除生长在人行道上的苔藓，但她实在太紧张了，所以没把这项发明说出来。谁知道到底会不会有任何老师、孩子或是职员对她的发明感兴趣呢？

就好像能够猜到她的心思一样，克劳斯把一只手放在奥薇特的肩膀上，奥薇特也对他回以微笑。克劳斯在他有生以来的十二年里知道，把手放在姐姐肩上会让她觉得心安——当然，这只手必须得连接在手臂上。通常，克劳斯都会再说一些安慰的话，但他现在也和姐姐一样感到害羞。大部分时间里，你都会发现克劳斯在做他最喜欢的事，那就是阅读。某些早晨，你会发现他戴着眼镜睡觉，因为他读得太晚了，累得没有摘下眼镜。克劳斯低头看着人行道，想起自己曾读过一本叫做《苔藓奇闻》的书，但他害羞得忘了提起这本书。万一普鲁弗洛克预备学校没什么好书可读呢？

桑妮——波特莱尔家最小的孩子，仰头看着姐姐和哥哥，奥薇特对她微笑，并把她抱了起来。这么做很容易，因为桑妮是个婴儿，只比一块面包大一点点。桑妮也很紧张，所以没有说话，虽然就算她真的开口说话，要明白她

在说些什么通常也是挺困难的。举例来说，假如桑妮没有这么害羞，她可能会张开嘴，露出四颗锐利的牙齿，说：“吗哩摸！”意思是指：“我希望学校里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咬，因为咬东西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安静，”波先生说，“因为你们很兴奋。我不怪你们。我小的时候总想去读寄宿学校，却没有这个机会。假如你们想听真心话，我还真有点嫉妒你们呢！”

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彼此看了看。普鲁弗洛克预备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正是这点让他们最紧张。假如没有人对发明有兴趣，或是那里没有书可以读，或是不允许咬东西，他们就等于被困在里面了，而且不单单只有白天，就连晚上也出不去。三姐弟希望，如果波先生真的嫉妒他们的话，他可以自己来普鲁弗洛克预备学校，换他们到银行去上班。

“你们能来这里真的很幸运，”波先生继续说，“我联络了四家以上的学校，才找到短时间内就同意收容你们的这家。普鲁弗洛克预校——他们是这么自称的，就好像是一种昵称——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老师们都有高等学历，宿舍房间布置得很好，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先进的电脑系统，



可以防止欧拉夫伯爵接近你们。副校长尼禄告诉我，欧拉夫伯爵的所有特征——从他只有一条长眉毛，到他左脚踝上的眼睛刺青——都已经输入电脑，所以在往后几年里，你们三个在这里会很安全。”

“但是一台电脑怎么阻止得了欧拉夫伯爵？”奥薇特困惑地问，眼睛还是看着地上。

“它是一台先进的电脑，”波先生说，好像“先进”一词是很适当的解释，而不用解释它是“运用更高技术的产品”，“你们的小脑袋不用再担心欧拉夫伯爵了。副校长尼禄已经答应我，他会密切关注你们。毕竟一所像普鲁弗洛克预校这么先进的学校，是不会让人们散乱地跑来跑去的。”

“闪开，臭烂糕！”那个粗鲁、暴力又肮脏的小女孩跑过他们身边时又吼了一次。

“‘臭烂糕’是什么意思？”奥薇特小声问克劳斯，因为他从阅读中认识了很多词。

“我不知道，”克劳斯承认，“但它听起来不像好话。”

“多么有趣的名词啊！”波先生说，“臭烂糕。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它让我想起甜糕饼。哦，我们到了。”他们已经走到布满苔藓的人行道尽头，站在了学校的



大门前。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抬头看他们的新家，不由惊讶地倒抽一口气。要是他们没有一路盯着草坪旁的人行道，应该早就看到学校长什么样了，但或许越晚看到它越好。设计建筑物的人叫做建筑师，但是以普鲁弗洛克预校为例的话，最好是改称他为“制造沮丧的建筑师”。这所学校有好几栋建筑物，散漫地聚在一起，建筑材料都是光滑的灰色石头。要走进建筑物里，孩子们必须穿过一座巨大的石头拱门，拱门在草坪上投射出弯曲的阴影，就像一道颜色非灰即黑的彩虹。拱门上用黑色大字写着“普鲁弗洛克预备学校”，还有用小字写出来的校训：“人生自古谁无死”。并不是建筑物或拱门令孩子们倒抽一口气，而是建筑物的形状——长方形的房子，屋顶却是圆形的。长方形房子加上圆形屋顶是很奇怪的形状，孤儿们只想到一件东西也是这种形状：对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而言，每栋房子看起来都像是一座墓碑。

“相当奇怪的建筑，”波先生评论道，“每栋房子看起来都像只拇指。别管这些了，你们必须立刻到副校长尼禄的办公室报到，就在行政大楼的九楼。”

“您不跟我们一起吗，波先生？”奥薇特问。奥薇特十四岁了，她知道十四岁应该能够独自进入某人的办公室，



但她对于没有大人的陪伴而自己走进一栋看起来这么不吉利的房子感到相当紧张。

波先生捂着嘴巴咳嗽，同时看了看腕表。“恐怕不行，”他咳完后说，“金融会议已经开始了。我跟副校长尼禄详谈过了，假如还有问题的话，记得随时联络我，或是我在莫瑞特财务管理中心的助理。现在去吧！祝你们在普鲁弗洛克预校过得愉快！”

“我相信我们会的，”奥薇特答道，听起来比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勇敢得多，“谢谢您安排的一切，波先生。”

“是的，谢谢您。”克劳斯说着，握了握这位银行家的手。

“特福。”桑妮说，这就是她说“谢谢”的方式。

“不要客气，”波先生说，“再见了。”他向波特莱尔家的三个孩子点点头，奥薇特和桑妮看着他踩着满是苔藓的人行道往回走，一边小心地避开奔跑中的儿童。克劳斯没有看波先生，而是盯着学校上方那扇巨大的拱门。

“也许我不知道‘臭烂糕’是什么意思，”克劳斯说，“但我想我可以读懂新学校的校训。”

“它念起来怪怪的。”奥薇特眯着眼往上看。

“瑞咯！”桑妮也同意。

“嗯，倒也不怪，”克劳斯说，“它是拉丁文。很多格言因为某些原因，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我对拉丁文不是很熟悉，但我记得曾在了一本关于中世纪的书里看到过这句话。如果它指的是我猜想的意思，刻在校门上倒真是挺奇怪的。”

“你想它是什么意思？”奥薇特问。

“假如我没搞错的话，”克劳斯说，他很少会搞错意思，“‘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意思就是‘记住，你将会死亡’。”

“记住，你将会死亡。”奥薇特小声重复了一遍，三姐弟彼此挨得更紧了，仿佛突然很冷一样。当然，每个人都会死，这是迟早的事。马戏团团员会死，竖笛乐手会死，你和我也都会死。现在可能有个住在你家附近的人正准备穿越马路，却没有先左右张望，然后下一秒，他就死掉了，这一切只是因为一辆巴士。每个人都会死，但是很少有人喜欢被提醒这个事实。孩子们当然也不希望被提醒，尤其是在穿越普鲁弗洛克预校的拱形校门时。在这个大墓地即将成为他们新家的第一天，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完全不需要被提醒这一点。



2.

里面传来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只小动物在发脾气……

有时像尖叫，有时又像
磨刮声、嘘声、哀号，
以及其他难以形容的恐怖声音。



当波特莱尔家的孤儿们站在副校长尼禄办公室的门外时，他们想起了父亲死前的几个月对他们说过的话。

有一天晚上，父母出门去听音乐会，三个孩子自己待在家里。在这样的夜晚，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通常是这么过的：首先，奥薇特和克劳斯会玩几局西洋棋，桑妮在一旁撕旧报纸。然后，三个孩子会在图书室里一起阅读，直到在舒服的沙发上睡着。父母回家后，会叫醒睡着的孩子们，告诉他们一些当晚发生的事情，再把孩子们送上床睡觉。但就在那个特别的夜晚，父母很早就回来了，孩子们还醒着，正在阅读——对桑妮而言，是在看书里的图画。父亲站在图书室的走廊上，讲了一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孩子们，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不会拉小提琴，却无论如何硬要拉的声音更难听的了。”

那个时候，孩子们只是咯咯地笑，可是现在他们站在副校长的办公室外面，才明白父亲讲的真是对极了。当他们走近那扇厚木门时，里面传来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只小动物在发脾气。更仔细听时，孩子们发现这是某人不会拉小提琴，却无论如何硬要拉的声音，所以听起来有时像尖叫，有时又像磨刮声、嘘声、哀号，以及其他难以形容的恐怖声音。最后，奥薇特终于听不下去了，她赶紧敲门，



敲得非常大声、非常久，好让敲门声能在小提琴恐怖的独奏声中被听见。木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门里站着一个很高的男人，下巴夹着一把小提琴，眼睛冒着怒火。

“当一位天才正在排练时，到底是谁竟敢来打扰他？”他问，声音又大又低沉，足以让人吓个半死。

“是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克劳斯眼睛盯着地板，小声说，“波先生叫我们直接到副校长尼禄的办公室来。”

“波先生叫我们直接到副校长尼禄的办公室来，”那人用尖锐的高音戏谑地模仿道，“好吧，进来，都进来，我的时间很宝贵。”

孩子们走进办公室，看清了那个刚刚嘲笑他们的人。他穿着皱巴巴的咖啡色西装，西装外套上还有一块污渍；他打的领带上印有蜗牛图案；鼻子又小又红，就像有人在他的脸中央粘了一个小番茄一样；他的头几乎全秃了，只剩四小撮头发，还用旧橡皮筋绑成小辫子。波特莱尔家的孩子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长相的人，也没什么意愿继续研究他的容貌，可这间办公室虽然狭小，却空荡荡的，很难找到其他可以看的東西。里头只有一张小金属桌，配了一把小金属椅，桌上摆了一盏小金属灯；另外有扇窗子，窗帘上的图案和这个男人的领带一样。此外，只剩下一样东